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七 年

第六一〇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紐 約

---

##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事日程(S/Agenda 610/Rev 2) .....	1
通過議事日程.....	1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續前) .....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季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 第六百一十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H. HOPPENOT (法蘭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智利、中國、法蘭西、希臘、荷蘭、巴基斯坦、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610/Rev.2)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國駐印度巴基斯坦代表 Mr Frank P Graham 爲向安全理事會遞送第四次報告書事致秘書長函 (S/2783 and Corr.1)。

###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續前)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國駐印度巴基斯坦代表爲向安全理事會遞送第四次報告書事致秘書長函(續前)

經主席邀請，印度代表 *Mrs Pandit* 及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一. Mrs PANDIT(印度)：我不願意瀟絮，使安全理事會聽得厭煩，因此，發言將力求簡短，專來討論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若干較基本的問題，遇必要時，並重申我們的立場。

二. 部落人民與巴基斯坦國民越巴基斯坦國境侵犯查謨喀什米爾領土，此事本是巴基斯坦所策動支助與唆使的，巴基斯坦代表却想使理事會相信，這是有切身利益的人們反抗大君政府的一種自發行動。甚至還說，這次叛亂表示抗議大君將該邦歸屬印度的決定。

三. 理事會當記得歸屬文書是大君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制定，經印度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接受的。但是，侵畧却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就已發動。

四. 現又有人提出查謨喀什米爾邦歸隸印度是否有效的問題。我願意提醒理事會注意，無論

是理事會、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或理事會所成立的其他機關，從來沒有置疑過歸隸一事的有效。喀什米爾在當時爲印度之一邦，凡是印度的一邦在總督表示接受邦君所制歸屬文書後，就被認爲加入印度自治領；這在英國國會所通過的一九三五年印度政府法(第六節)中業經明文規定。

五. 大君是該邦合法首領。歸隸的法律條件業已充分具備，查謨喀什米爾邦大君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簽署加入文書，並由緬甸爵士蒙巴頓總督予以接受。但總督代表印度政府片面表示願望：一俟喀什米爾恢復治安，侵畧者退出該邦領土以後，該邦歸隸問題交由人民決定。

六. 不幸侵畧者迄未退出喀什米爾土地。顛覆力量及破壞分子繼續在所佔領土上活動。這就是民意決定一事，仍在拖延的真正理由。巴基斯坦代表又問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總督接受歸屬文書的這一天，如何能將軍隊空運到斯立那加。

七. 關於此事，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臨時報告書[S/1100 第一二一段(四)]敘述如下：

“查謨喀什米爾之歸屬經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接受，惟巴基斯坦不認此事爲合法。在此以後——我強調“以後”一語——印度軍隊立即進入該邦，其目的在驅逐部落人民，恢復法律及秩序。”

八. 印度總督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接受該邦歸屬時，曾致函大君，內稱：

“同時，爲應殿下所提關於軍事援助的籲請，本日已採取行動派遣印度軍隊至喀什米爾，援助殿下軍隊捍衛領土及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與榮譽。”

九. 我現從 Campbell-Johnson 的 *Mission with Mountbatten* 一書所載當時發生事件日誌中，引徵一段如下：

“關於軍事的展望，V P.”——指當時的邦務部長 Mr V. P. Menon——“認爲斯立那加所留的軍隊毫無阻住侵畧者的希望，因爲該軍祇有一個騎兵中隊。鑒於這些令人憂

慮的情形，內閣議決接受大君的歸隸，並決定於次日黎明空運一團步兵赴援。”

一〇。再從該日誌中另一則以助正確判斷印度政府的政策：

“蒙巴頓六月訪問喀什米爾時，即向大君力陳在八月十五日前就將來建立的兩自治領擇一歸隸的迫切需要，且其決定必須根據民意。

“再者，蒙巴頓並經印度已故副總理 Patel 授權通知大君，假使他決定歸隸巴基斯坦與共甘苦並在權力移轉前參加其制憲議會，印度不視此舉為非友好行動。”

Campbell-Johnson 繼續說：

“在移交權力及歸隸時限的前三天，喀什米爾政府聲明願與印度及巴基斯坦雙方簽訂維持現狀的協定。隨後，印度政府的政策即不勸喀什米爾歸隸。的確，邦務部在 Patel 指導之下，極力不採任何可能解釋為催逼喀什米爾的行動，並保證該邦如歸隸巴基斯坦，印度當不以為忤。”

一一。我們於此得到真憑實據來駁斥理事會時時聽到的一種無稽指控，即謂該邦歸隸印度係由某種事前安排的計劃或策畧所造成，而蒙巴頓爵士大概也參預其事。

一二。下述一段是引自印度總理當時在廣播中發表的聲明，可以提供同樣的證明。他說：

“假使我們要有一個口實來兼併喀什米爾或遣派軍隊到該地，我們便等待半個喀什米爾谷地及查謨省若干地方都已淪於戰火，斯立那加已處於將被侵略者攻陷、慘狀可以想像的時候，才來實現我們的目的。

“我們在十月二十六日午後決定派遣軍隊。斯立那加已危在旦夕，局勢十分緊急嚴重。我國參謀人員晝夜工作，至二十七日黎明我國軍隊開始空運出發。開始時人數極少——當時無人知道人數如此之少——但這些軍隊到後立即趕赴前線截攔來侵部隊。該項軍隊的英勇指揮官為我軍中一個驍勇軍官，次日即行戰死。”

一三。在那些艱危的日子裏連續發生的事件以及我們遣派軍隊的動機，正如蒙巴頓爵士所說，目的是“保護喀什米爾人民的生命、財產與榮譽”，根據上引各節這點是很明顯的。

一四。對喀什米爾發動的狂暴行為是巴基斯坦所鼓動與指揮的，把這種情形說成對大君統治的“民衆反抗”，這是處心積慮歪曲事實。

一五。我無須再來詳述繼無理侵畧而發生的各種恐怖事件，因為在本理事會中這些事情已經談過不祇一次，但說一件事就夠了，就是這些侵畧軍隊，裝備的是巴基斯坦軍隊所供應的現代自動武器，運輸用的是巴基斯坦的軍用及民用車輛，四處散佈死亡與毀滅，無分男女老幼，均在所不免。Baramula 的修道院遭受襲擊，其中女修士及其他客籍的無辜均被虐殺。我相信 Mr. Zafrulla Khan 不致認 Baramula 暴行的犧牲者也是大君的爪牙而那些求解放的人民不過對他們發洩正當憤怒。

一六。Mr. Zafrulla Khan 提到在喀什米爾發生的騷動，約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前兩個月，即八月時開始的。理事會應記得大致在移交權力時期，旁遮普省曾發生嚴重的騷動不安，並且蔓延到查謨喀什米爾邦的南部邊區。據有人說這些騷動的確是反抗大君的統治。難道說當時在西旁遮普以及西北邊省與其他巴基斯坦地方發生的騷亂，也是表示民衆反抗巴基斯坦政府的權力嗎？

一七。事實是該邦反對獨裁政治的民衆運動在二十年前就已萌芽；這是由喀什米爾的主要人民政黨即今日當政的喀什米爾國民會議黨所組織與領導的。反對獨裁政治的運動向獲印度國大黨的全力支持，印度現任總理在一九四六年曾因該項民衆運動前往喀什米爾，而經該邦當局予以逮捕。

一八。但前項民衆運動完全是一種非暴力運動，要把喀什米爾第一次被侵時所有的搶劫、擄掠與屠殺的責任放在喀什米爾人民頭上，這是對他們的一個無端侮辱。

一九。有人說進犯該邦不能視為侵畧，因為此舉係在該邦歸隸印度四天以前發生。難道巴基斯坦承認它侵畧喀什米爾領土，是因喀什米爾尚未歸隸印度？但要記得喀什米爾與巴基斯坦訂有維持現狀的協定。一國侵犯其隣邦本身就是侵畧行為。若是該隣邦是一個和善的小國，這種侵畧尤其罪惡昭彰。在查謨喀什米爾邦歸隸印度以後這事也就成為對印度的侵畧。

二〇。巴基斯坦外長又想為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巴基斯坦對印度的第二次侵畧辯護。Mr. Zafrulla Khan 本是一個法律學家，為替這次侵畧辯護，他告訴理事會說，此事是根據巴基斯坦軍

總司令(一位英籍將軍)的意見進行的。我引 Sir Benegal N. Rau 過去為這件事對理事會發表的話[第四六六次會議]：

“我現在來討論該總司令建議必要時須派巴基斯坦正規軍隊前往喀什米爾的那一部分報告。我必須承認這種建議的披露使我大為不安。這是一個在邦協自治領中服務的英籍總司令，建議於必要時派遣遠征軍去攻擊另外一個兄弟之邦的自治領。

“現階段上，我願意問巴基斯坦代表兩個問題：第一：在實際派遣軍隊進入喀什米爾以前，曾否諮詢或通知英聯王國政府？我發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相信該項建議嚴重牴觸英國人民參加外國軍隊法……”

“…我願意問他的第二個問題是巴基斯坦總司令在其所提報告中曾否警惕巴基斯坦政府，指出據他看來，他所提議的步驟雖屬合理，但可能構成對於國際法之破壞。我認為他要保護自己起見，應該採取這個預防步驟，注意我接着就要提及他在早一個時機中的行為……”

“…不管對這些問題的答覆怎樣，有一件事很清楚：巴基斯坦所申辯的理由是派遣軍隊出於自衛。在從前，這種申辯理由或者可以敷衍過去，但如今幸而我們有聯合國及其憲章。憲章第五十一條稱：

“‘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會員國因行此項自衛權而採取之辦法，應立向安全理事會報告，此項辦法於任何方面不得影響該會按照本憲章隨時採取其所認為必要行動之權責，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

“該條規定自衛權的兩個限制：第一，行使此項權利的會員國必須受到武力攻擊；第二，行使此項自衛權而採取之辦法，應立向安全理事會報告。就本案來說，巴基斯坦並未受到武力攻擊，而派遣軍隊至喀什米爾一事，已經確認未向安全理事會報告。

“我不是在提出一個無足輕重的法律問題。我指出此點，因為當初如將此問題向安全理事會報告，我們就不致於處在今日的困難地位。我確信巴基斯坦軍隊不致獲准進入

該地，侵畧所引起的惡果就可避免了。我在最初的發言中[第四六三次會議]就曾指出由於這個開首的錯誤，接着發生其他若干錯誤，即建立所謂自由軍及所謂自由政府的事情。我當時曾經要求，我現在仍然要求，在舉行全民表決以前，應先把這一切錯誤完全改正。任何其他辦法都等於承認一項不僅違反憲章明文規定，而且據我所見英國國內法指為罪行的行為。假使我們持任何其他見解或採取任何其他辦法，都將造成一個危險的先例。

“有人說巴基斯坦派遣軍隊係由於印度準備對侵畧者採取攻勢。但是這的確沒有新穎之處。安全理事會知道印度軍隊到喀什米爾去驅逐侵畧者；但是奇怪的是雖然依巴基斯坦在安全理事會的辯護——它沒有給予侵畧者任何援助，可是當其發見印度將要逐退侵畧者的時候，巴基斯坦竟認為必派遣軍隊前往俾克守住陣綫。我們聽說巴基斯坦的行動祇是如此，但我們根據委員會的多數報告[S/1430]及少數報告[S/1430/Add 3]，巴基斯坦不僅是守住陣綫，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間，擴張它對於北部地區的軍事控制。這不是祇將陣綫保持的問題。而是盡巴基斯坦的軍事實力儘量多多佔據該邦的土地。”

二一。我無須在上引發言外再行多說。直到今天，巴基斯坦軍隊繼續佔領他們所強佔的土地。印度未佔巴基斯坦一寸土地，也不打算去這樣做。印度依靠和平方法解決爭端，並不用戰爭來威脅或訴於類乎戰爭的行為。印度曾一再要求巴基斯坦共同發表互不作戰的宣言。Mr Zafrulla Khan 前幾天[第六〇九次會議]曾詳細提到這件事情。他拒絕發表這個宣言，認為關於解決懸案的方法與程序如不首先獲致協議，宣言毫無意義。假使這個協議不能立即獲致，我們就有理由不宣布武力為非法嗎？但是，不惟沒有促成這個非戰爭宣言，我們倒面臨武力與聖戰(jihad)的不斷威脅。

二二。Mr Zafrulla Khan 引舉巴基斯坦已故總理對我國總理邀請共同發表非戰宣言的答覆。我現在最好做 Mr Zafrulla Khan 的例，引徵我國總理的答覆：

“我願意來討論我們建議發表非戰宣言的理由。我們認為任何複雜宣言徒滋文書往還沒個止期。我們切望立時向前進展一步，即

使祇是第一步而已。我們確信這樣會使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得到一個新的解決方針。因此，我們建議發表最簡單的非戰宣言。批評這個辦法是容易的，但誰能懷疑由我們雙方政府發出這樣一個聲明，會使得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關係然的改觀，從而澄清環繞吾人的黯淡沉重空氣？

“我們充分知悉我們兩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成為聯合國會員國所接受的義務。但是你我都清楚，聯合國憲章雖有正大的規定，而即在我寫此函的時候，成功湖畔的辯論還是激昂慷慨意氣用事鬧個不休。會員國彼此以恐懼猜疑的眼光相視，世界已瀕臨大難的邊緣。聯合國甚至可能改變原有的形態與性質。這一切並不是憲章的缺陷而是恐懼所造成的。恐懼籠罩了世界各國，驅策他們繼續向着錯誤的方向迷途不返。

“假定大國領袖聚首一堂或以其他方式共同發表一個如我向你提議的單純的非戰宣言。此事不要發生驚人的效果，頓改世界情形嗎？億萬人民的憂慮將要大為紓解，迫在眉睫的戰爭威脅至少在目前可以消逝。各國都得一個機會以冷靜頭腦不事意氣地思索他們的問題，而且可能找到一個解決辦法。可是，那個單純聲明並沒有包含新的東西。它祇是重申憲章的一部分而已。

“我們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也得要努力消除這個普遍的恐懼憂慮的感覺及我們兩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這種情形是由各種環境及巴基斯坦與印度間若干爭端仍未解決所造成的。我已經促你們注意在巴基斯坦國內繼續進行着的那種戰爭宣傳，以及巴基斯坦報章關於印度的若干言論著作的挑釁性質。聯合國憲章沒有幫助我們停止發表這些言論著作，竟亦沒有幫助我們改善我們的關係。將近八個月以前，在貴我兩國處於深刻危機的時候，閣下與我精誠晤面。經過討論之後，我們得到若干簡單結論。這些結論並無新奇之處，但這是貴我兩方精誠相見的結果，使兩國內的空氣立即發生顯著變化。意氣已趨緩和，激怒與偏見化為諒解。這種心理的變更並未解決任何問題，但它對於造成有利於解決的條件大有幫助，經過這八個月，我想我們兩人可以自信地說我們做得對，所得結果證明我們的行動得當。

“此事使我得到鼓勵，使我認為假若我們再來採取步驟，如我們所提議的發表一個單純非戰宣言，將會轉變印度與巴基斯坦的人心。宣言中如果充滿程序與方案的細節，效力就將削弱，而我們提議發表這個宣言的主要目的正是要發生這個效力。自然，這不是說並不需要實際步驟，包括關於程序與時間問題的協議在內，來解決具體爭端。在我以前致閣下函中，我曾經試將解決我們兩國間個別懸案的方式，盡量充分說明。

“你說我們難於獲致協議的癥結，在於印度對任何問題不願以公正仲裁來代替武力威脅或實際用武。閣下提到武力一點使我大為驚異，我必須堅決否認我們曾在任何時候提過想要訴諸武力來解決對巴基斯坦的爭端。巴基斯坦與印度曾在喀什米爾用兵。我不願在這裏重述喀什米爾的悲慘故事。但是閣下深知我們是在侵畧喀什米爾事件已經開始，實逼於危急才派兵到喀什米爾去的。我確信假使我們沒有抵禦侵畧拯救喀什米爾，我們就有虧職責。巴基斯坦否認派兵到喀什米爾不止一日，但是終不能不承認這件事實而且這些兵現在還在那裏，理由何在，我完全不知道。雖是如此，在 Sir Owen Dixon 特派團失敗之後，我毫不含糊地聲明印度如不先受攻擊決不攻擊巴基斯坦。我曾要求閣下代表巴基斯坦發表同樣聲明，但閣下對於此議未予答覆。我不敢說我的聲明能使一切講理的人相信我們和平意願的純正。至於說到公正仲裁一層，我從來未說過我們對任何問題都不訴諸這個辦法。但是，有些問題，例如喀什米爾的前途一事，是不能用仲裁解決的。假使我沒有說錯，貴國喀什米爾事務部長 Mr. Gurmani 曾經公開表示同樣意見。在國際事務中，發生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宜由判決處理，有的應交仲裁，有的則祇能由當事國間協議解決。承認此事並不是拒絕仲裁那些應用此種方法來解決的問題。”

二三。該函其餘部分無須宣讀，但我們將樂於把該函連同兩國總理當時往來的其他函件向理事會各理事提出。

二四。巴基斯坦代表又提出朱拿加問題——那似乎已變成他的習慣了——而且他想把此事當

成類似的例子提出。雖然關於朱拿加的討論與本題全不相干，我還簡畧一談以見其不相干的程度。朱拿加是一個離開巴基斯坦陸地邊界數百里遙的小王國。其小港口 Veraval 與任何其他港口一樣，自有海路通達喀喇基，但印度大港孟買、馬德拉斯及加爾各答也是同樣情形。地域連綿原則本是前印度各邦歸隸巴基斯坦或印度的政策之主要特徵，但不適用於朱拿加問題。關於朱拿加及其歸隸的事實如何？Mr Campbell-Johnson 的日記 *Mission with Mountbatten* 中載有此事輪廓，現從該書摘引數則：

“在朱拿加內部有若干屬於各邦的飛地，而在各邦內亦有朱拿加的飛地。朱拿加的鐵路、海港及電報為印度系統的一個構成部分。

“第一個行動是十天以前 V. P. Menon 指印度政府邦務部長 V. P. Menon 訪問該邦，所得結果極為有限。他晤見該邦總管，該員告訴該邦君 (Nawab) 身體不適，因此不能接見他。但是，直至移交權力時仍隸屬朱拿加宗主權的 Mongrol 小邦邦主，利用 V. P. 來到隣境的機會脫離本邦並繼 Babariawad 之後志願歸隸印度。但該邦主回到 Mongrol 時，恰好正是 V. P. 訪德里的時候，竟迫而放棄該邦之歸隸印度。二十二日印度政府議決該放棄歸隸的來函是特殊情形下所作，印度政府有理由不予理會。朱拿加對於 Mongrol 不流血獲得勝利後，復派遣軍隊進入 Babariawad。”

日記續稱：

“Ismy (現任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秘書長 General Lord Ismay) 所說真納對於朱拿加的可能戰術與戰畧，很有道理。顯然，從表面價值看，該邦對他殊無價值。這是一個不能忍受的軍事負擔。他的政策斷然不在將各個孤立的同民社區結合成一片，因為現在巴基斯坦本土外的同民即有四千萬左右。

“Ismy 根據他與 Liaquat 上次訪問德里時的會談，確信巴基斯坦的戰畧在利用整個朱拿加的爭執作為關於喀什米爾的討價還價本錢。在同次訪問中，Liaquat 對蒙巴頓說的那番很有意味的話，可以證明這種看法。他對蒙巴頓說，‘好吧，讓印度去幹，讓它去甘犯戰爭行為，看後果如何’。朱拿加先例把巴基斯坦反對喀什米爾歸屬的一貫立場弄得

自相矛盾。關於喀什米爾歸屬印度問題便指為‘舞弊及暴力’而在朱拿加歸屬巴基斯坦問題上，就成為絕對的合法。”

二五。巴基斯坦代表自詡巴基斯坦屢次接受理事會內外所提出的提議；同時，他還想責備印度未予接受。他所列舉的接受與拒絕情形是不完全的、是使人誤解的。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理事會決議案 [S/726]，巴基斯坦接受了，印度則予以拒絕。但巴基斯坦在“接受”之後接着就侵畧喀什米爾，因而變本加厲地繼續它最初的侵畧行為。印度“拒絕”以後，繼續與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合作與協商，儘管巴基斯坦的行動構成嚴重的挑釁行為。印度與巴基斯坦二者都已接受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sup>1</sup>。但印度的接受係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通知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巴基斯坦的接受則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知，巴基斯坦利用那幾個月來變更軍事形勢使於自己有利而於印度不利。Mr. Zafrulla Khan 又說 Mr. Graham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提案，已經巴基斯坦接受而為印度拒絕。但巴基斯坦的接受是有條件的，即停火綫兩側所留軍隊的兵種應該一樣。Mr Graham 提案規定兩側軍隊的兵種不同，巴基斯坦的條件實際上取消其所謂的接受。最後，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 Mr. Graham 提出的提案，Mr Zafrulla Khan 故意不予提及，殊堪注意。印度認為這些提議“用意妥當”及“包含解決的萌芽。”巴基斯坦接受取這個提議，但要刪除一切提到印度負責該邦安全的字句。任何人讀過 Mr. Graham 的提案都看得清楚，巴基斯坦的條件使其所謂的接受毫無意義。從紀錄看出，任何提案要是如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的明文規定計及當事國間地位之差異的，巴基斯坦都不願接受。印度對於任何基於承認爭端當事國地位根本差異的合理提案，均已給予且仍願給予同情考慮。

二六。Mr Zafrulla Khan 再度提出運河水利用問題。事實是怎樣的？旁遮普省在未分治以前有運河水系十六；分治以後，屬於巴基斯坦的運河有十二條之多，印度祇得三條，其餘一條由兩國分有。巴基斯坦一邊的土地經運河灌溉者有一千一百萬畝，印度方面祇有三百萬畝。西旁遮普省

<sup>1</sup>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全文，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補編，文件 S/1100 第七十五段。

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剩餘糧食地區，而東旁遮普是乾燥亢旱災歉頻仍的地區。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東西兩旁遮普省總工程師簽訂繼續供給巴基斯坦運河水量的維持現狀協定，繼續有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但巴基斯坦當局雖經一再提醒，並未採取任何步驟重新商訂協定。結果，協定滿期，對巴基斯坦運河的水量供給自亦停止，其咎不在印度水利當局。印度總理在知悉此種情形後，立即出面預問，重新締立協定，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恢復供水。在分治以前，整個印度河盆地的水利的發展，全部為一單位。自印度分治以後，全盆地用於灌溉方面的百分四十五水力中，巴基斯坦獲得百分四十，印度獲得百分之五。盆地其餘水力均流注入海，約佔百分之五十五。為避免浪費水力多予利用起見，正在進行談判，看能否擬定某種辦法使兩國及億萬農人，因印度河及其支流水力之大加利用而共蒙其利。

二七。我想理事會一定贊同我們的意見，就是 Mr. Zafrulla Khan 關於巴基斯坦水力供給中斷的顧慮，尤其像在本案上這樣的無稽，不能作為把鄰邦領土償予它的正當理由。這樣做法，那是野蠻人的法律，而不是文明國家的法律。

二八。巴基斯坦代表談到一九五一年夏天若干軍隊的調動。這些調動在印度是不得不如此，這是純粹防禦與預防措施。理事會記得在 Mr. Graham 上年至印度半島時，報稱彼間情勢緊張。巴基斯坦國內普遍展開征服印度“聖戰”的激烈宣傳。顯要人士發表威脅、侮辱及挑釁言論。對印度發動此項“聖戰”的瘋狂準備正在進行。彼等宣布聖戰為解決喀什米爾甚至其他問題唯一有效方法。在此種情勢下，任何政府不能忘記它的責任，它不能忽畧保護自己安全的必要防禦措施。印度軍隊進行若干防禦調動。但由於後來局勢已見緩和，印度軍隊自邊界後移七十至四百五十英里之遙，目前如說該軍還在原防是極不正確的。正如我有一次說過，巴基斯坦境內對印度作戰的宣傳又在甚囂塵上。但是，面臨此種挑釁行動，印度繼續表現忍耐持重，並堅守其明確申述的立場，即印度願與巴基斯坦和平友好相處。

二九。巴基斯坦代表在發言最後部分提出他所說的一個“提議”；我不知道他是否要我們鄭重視之。他說，他願意將巴基斯坦軍隊自佔領的喀什米爾領土撤退。至於部落人民及所謂巴基斯坦志願軍，據他說，業已撤退。他說，印度可以保

持它認為保障該邦安全所必需的二八，〇〇〇人，但此項軍隊不應配備裝甲或大炮等武器。但 Mr. Zafrulla Khan 忘記提到數達三萬人左右的 Azad (自由)喀什米爾軍又將如何，這些軍隊是完全由巴基斯坦予以武器、裝備及訓練的。大概，該項軍隊要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常態。這個強大軍隊是巴基斯坦正規軍的一部分，裝備完善與該國軍隊其他單位相同。顯然，關於裝甲武器及大炮的限制祇適用於印度軍隊，對所謂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是不適用的。

三〇。我們要記得 Mr. Zafrulla Khan 早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指出，關於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最高指揮係由巴基斯坦軍隊負責。巴基斯坦軍總司令部也曾說過，所謂自由喀什米爾軍隊行動上係由巴基斯坦軍指揮。那種情形現仍繼續不變，所謂自由喀什米爾軍隊與正規巴基斯坦軍隊祇有名義上的區別。

三一。Mr. Graham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的提議，以及英聯王國與美國提出的決議草案 [S/2839]，都打算將巴基斯坦軍隊減為三千至六千的數目，Mr. Zafrulla Khan 的所謂提案實際上是要巴基斯坦軍隊大大超過印度的保安隊。這個提案够坦白了。但是，它推翻 Mr. Graham 的辦法，不能獲致問題的解決。提案在基本上也與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兩決議案及該委員會對我們提出的保證牴觸。這個提案想不會得到鄭重考慮。

三二。於此，我願意請理事會注意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巴基斯坦《明報》中所載一篇非常露骨的社論。理事會各理事或許知道，該報一般被認為巴基斯坦當政黨的喉舌。我將從該篇社論中宣讀一段特別含有敵意的文字：

“Bharat ——即印度——正式拒絕這個提議時，將立即引起下一步驟的問題。在 Bharat 拒絕我們所提幾乎全部依照印度條件舉行全民表決的提議後，假使安全理事會還不採取行動，那末，巴基斯坦的別一個辦法祇有訴諸歷史。我們充分知道我們下一步要說的話重要性與含義如何，我們現以巴基斯坦七千六百萬人民的名義發言，我們祇有向 Bharat 提出她所不能拒絕的要求。換言之，安全理事會此次如不採取行動，我國將迫採戰爭一途。”

這段話沒有一點隱藏的地方。這不僅是戰爭的威



脅而且 Mr. Zafrulla Khan 所提在停火線彼側保留數額大得危險、配備齊全的自由軍隊的“提案”，因而也無法偽裝了。我們負有義務保證的喀什米爾安全，感到嚴重威脅的情形已極明顯。

三三。印度的立場充分符合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問題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就是一切提案必須基於承認查謨喀什米爾邦全部領土的完整，及印度所已承擔防衛該邦的責任。根據一九四八年八月決議案，所有巴基斯坦軍隊必須撤退，一切武裝部隊，包括由巴基斯坦控制的自由喀什米爾軍，Gilgit 斥候軍在內，必須完全解除武裝並予遣散。巴基斯坦軍隊撤退地區的管理交由委員會監督的地方當局負責。地方當局不得有任何軍事部隊，但得有局部武裝的警察部隊。

三四。根據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sup>2</sup>決議案，全民表決事宜總監祇負責處理印度軍隊之安置，即駐區問題。他本人不能削減軍隊之人數。印度軍隊不能減至低於維持該邦法律及秩序與安全所需的人數。這是正當的標準，且與我們的責任及本案的事實相符合的。

三五。我們可以看出 Mr Zafrulla Khan 的所謂“提議”，不惟不足以獲致解決，適足以延阻解決，因為它與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問題委員會決議案及該委員會對我們提出的保證，根本抵觸。至於該決議草案，我已經充分說明我政府的態度。我願意重述一遍，我們拒絕該案所載提議，我們不願根據決議案第七段所提議的基礎進行任何談判。

三六。我要毫無保留地重申一遍，我們一向願意，今日也還是願意，提供我們的合作，而且願意探尋各種可能使問題獲致和平解決而不忽視或違反基本原則的途徑。這些基本原則在正確理解問題上至屬重要，且經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問題委員會與當事國本身予以接受的。

三七。Mr.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得知印度代表今晨感覺不適，伊向安全會發言甚為吃力，我很關心。我希望而且祈禱她不致因為今早的勞瘁，增加不象，暫時微恙很快就告痊癒。

三八。我現在必須就印度代表今晨在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問題，向理事會畧述我們的意見。這些問題的極大部分確實祇是些無補實際的空論，假

使我可以說句實話，所談情形殊與安全理事會當前面臨問題無關。但是，為有紀錄可查起見，我應該畧有意見表示，以免被人認為我對那些問題既不提出意見，我是接受了印度方面的陳述。

三九。從理事會剛才所聽到的聲明看來，顯然有幾點頗為混淆不清。例如，開始說我在別一次會上[第六〇九次會議]所要提出的一點，就是大君決定歸屬印度一事，引起喀什米爾的全部困難。接着又說大君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才作歸屬的決定，而該邦的遭變則於八月開始，部族人民侵入則發生於十月二十二日。就我記憶所及，在討論八月至十月二十六日這段期間，我過去的發言中從來沒有用過“大君決定”字樣，我相信我很慎重地說過該邦人民都很知道“大君意向偏於歸隸印度”。

四〇。說者又謂大君是該邦合法領袖，有權提出歸屬印度或歸屬巴基斯坦，他既已表示歸屬印度就有權接受該邦歸屬，印度既已接受大君所提出的歸屬，歸屬就告完成。我在前次發言時鄭重地清楚指出不問喀什米爾或朱拿加的立場如何，印度的立場(我曾引 Mr Ayyangar 的言論來支持這個立場)是：一邦獲得獨立後，英國宗主至上之權即行消失，主權屬於印度各邦人民，大君無疑是表達決定歸屬那一個自治領——二者在當時都是自治領——的工具，但大君與其人民間如有爭執，或對於歸屬問題意見不同，大君應查明人民的願望，據以歸屬何方。我的意見是：在喀什米爾提出該項歸屬表示以前，不僅大君與其多數人民間存有歧見，而且此項歧見已採取反抗大君威權的形式，且反抗運動已使大君軍隊敗北被迫退却，而大君在提出歸屬印度的表示前，不得不離開首都。

四一。有人說這個邦內的叛變，祇是緊接分治以後東西旁遮普邊界上發生的騷動、殺戮、迫害的一部分。但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這些殺戮、迫害，及人民自一方逐至一方——最令人惋惜與痛心——情形，係發生於各社區間的衝突，這是一種形式的人羣殘害。喀什米爾的運動根本沒有這種性質。這是一個反對大君專暴的民衆運動。這個運動並不是對付任何社區而發，我並引 Sheikh Abdullah 本人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向報界的聲明來支持我的意見，這時境外部落人民尚未入侵 Sheikh Abdullah 當時正在應付這個邦內的民衆運動。

<sup>2</sup>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問題委員會決議案全文，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年，一九四九年一月補編，文件 S/1196，第十五段。

四二。說者又稱——說者承認——反抗大君暴政的民衆運動許多年前在該邦內就已發生，我記得印度代表說的是三十年前，實際上，積極的運動係在三十年代初期表現出來。但是，這並不是重要之點。當時，領導這個運動的不是國民大會，而是回教徒大會，固然 Sheikh Abdullah 當時已是這個大會的首領，國民大會是在八年以後才產生的。我已經說過，這也祇是爲求紀錄正確。

四三。說者又謂，而事實也是如此，印度單方面提出在法律及秩序恢復，喀什米爾土地已無侵畧者之後，再請聯合國舉行全民表決以確定人民的意願，印度軍隊已自該邦撤退，但是喀什米爾土地上侵畧者未肅清，因此人民投票表示意願之事不能舉行。

四四。讓我稍稍檢討實際情形。當時電文中以及蒙巴頓爵士函中所指的侵畧者，就是那些部落人民。但部落人民此後已經撤退。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如果侵畧者一辭包括巴基斯坦正規軍隊，此項正規軍隊一向願意依據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規定撤退。誰也不能說在一九四七年八月揭竿而起的該部人民是侵畧者，必須撤往他處俾克舉行關於歸屬問題的全民表決。他們是該邦人民，他們不能撤至其他地方，從來沒有人要求也不能要求他們撤往它處。對於此項人民現在提出的要求，是大規模的解散及解除武裝。因此，對於此點，我的說法是當時所稱的侵畧者已經撤退，至就巴基斯坦軍隊而言，它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初迫而開入的，該軍隨時均應依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規定撤退。

四五。籌備及舉行全民表決進步遲緩的原因，爲印度政府拒絕依據印度已經接受的兩個決議案，將其軍隊自所佔喀什米爾的土地撤退。

四六。關於一九四八年八月發生的事件，我們必須提出一二意見俾明真相。

四七。印度代表把我對安全理事會發表的意見，說成我主張調動巴基斯坦軍隊進入自由喀什米爾區的责任，應由當時巴基斯坦總司令擔負。情形並不如此。我過去未作此種主張；我現在也非如此主張；我任何時候都沒有這樣主張過。我提出該總司令的意見，是爲使安全理事會對於當時情形得知一個梗概。關於決定的責任自有所歸，即是說，這是巴基斯坦政府的责任。這個決定不是總司令的责任。我從未採取過別的立場。

四八。說者又問——我不知道是爲甚麼——在採取行動以前，曾否諮詢英王陛下政府，我不知道那個義務如何發生或如何據其所云已經發生的。印度軍隊開進喀什米爾以前，曾否諮詢英王陛下政府？一九四八年三月至四月的攻勢，包含各種因素——威脅 Mangla 水閘，甚至危及兄弟自治領巴基斯坦的安全——這種情形在我前次對安全理事會發言時已詳細談及，在發動此種攻勢前，曾否諮詢英王陛下政府？

四九。印度代表接着又說：“據稱巴基斯坦軍隊開去守住陣綫。他們幹的事不止於此。他們鞏固了巴基斯坦在北部地區的地位”。我現充分負責地重述一遍，巴基斯坦軍隊即使在上述北部地區，並未奪取印度軍隊當時所佔領或控制的地區。

五〇。印度代表又提及關於發表非戰宣言的爭論。沒有人否認當時情形簡單言之如下：印度總理渴望兩國總理發表一個聲明，祇說印度與巴基斯坦絕不因爲他們的爭執彼此發生戰爭。巴基斯坦總理說，既然爭執已經存在，事實上，甚且正趨嚴重，單是印度總理所提議的一個宣言，毫無用處。根據聯合國憲章，兩國已承擔這樣一種義務。不過，爭端已經發生；解決之道尚未尋得；所爭日益劇烈。要使人民消釋疑懼，應該發表措詞如下的聲明：“我們對於這項勢將破壞和平的爭端，決定應以下述和平方式解決：進行談判，談判如果失敗，採取仲裁或由聯合國裁判，或採其他經雙方決定的辦法。我們雙方同意不對他方採取任何足以威脅和平及擾亂兩國間和平的行動”。意見不同之處在此。

五一。我在上次對安全理事會的發言中已經表示，如其說巴基斯坦被請發表不爲這些問題從事戰爭的聲明而巴基斯坦拒絕不肯的話，這是不公平的。我們的立場仍是向來的立場：這些爭端應當和平解決，我們繼續努力勸導印度同意採用和平解決這些爭端的方法與程序。但我很覺遺憾與憂戚，竟須要說我們沒有得到我們所期望的答覆。

五二。還有下面一個控訴：“同時巴基斯坦報章繼續刊載若干人士所發表威脅兩國和平的文章或聲明；報章繼續表示這些問題如得不到和平解決，可能要用武力才得解決”。就我國報章言論而言，我這樣說：印度幾乎在每方面都比我們厲害得多——我鄭重負責地發表這個聲明——甚至

就新聞與意見自由來說，印度絕不遜於巴基斯坦。不過，這都與問題無關。

五三。問題是：這樣性質重大的爭端如不能和平解決，還有甚麼別的辦法？這些爭端將如何解決？事態可能演至無法控制。也許會有人故意造事生非，做出使情況一再演變以致無可挽回的事來。因此，我們必須竭力早日和平解決這些爭端。

五四。一方面採取下述立場：“除非依照我們的條件，依照我們對於協定、決議或義務的解釋，我們的立場決不變動”，接着就說“對方不該表現急躁、沮喪或談其他事情，只許表示和平的態度”，這使我們記着一句印度回人土話中的格言——這是印度代表與我都熟知的——大意說，暴君打人，而不許被打者出聲。

五五。說者又談到朱拿加邦的情形。第一，朱拿加邦情形並不如印度代表所說的與本題無關；該案仍是安全理事會當前的懸案。安全理事會一項決議案指令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提出關於朱拿加的報告，聯合國代表與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負有同樣責任。但這並不是我應強調的問題。我所以提到朱拿加的理由，與印度所解釋分治的根據及決定歸屬的因素有關：在一個問題上，印度代表持一種解釋，在另一問題上則持另一種解釋。所提出的唯一不同之點，就是朱拿加並非與巴基斯坦在地土上相連。但這個情形就會使該案不屬於這一類的獨立邦嗎——就是該邦大君屬於一個社羣，但其多數人民又屬於另一個社羣。

五六。歸屬問題所適用的原則是甚麼？印度總理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清楚定下印度方面所主張的原則。

五七。我們現來討論該兩項決議案。關於各該決議案，印度代表指出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印度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接受，而巴基斯坦則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最後一週始予接受。這是正確的。所沒有提及的——這件事實應請注意——是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根據紀錄可以明白看出，雖然論及停火及其以後的休戰協定，但止於如此，除第三部分籠統表示該邦將來應依人民自由表示的意旨加以決定外決議案並未進而擬訂關於籌備與舉辦全民表決的計劃，但全民表決為安全理事會決議的主要事項，此項因素如獲保證，即可實現停戰。

五八。在委員會依據第二決議案進而擬訂關於籌備及舉辦全民表決的計劃時，巴基斯坦就接受該兩決議案了。但此事對目前情形確無任何更易。該兩項決議案——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與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決議案，現在合為一體——已經印度與巴基斯坦雙方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最後一週內予以接受，因此，商定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實行停火。大家都在希望停火之後，休戰協定亦可締結，此後即依據決議案規定舉行全民表決。

五九。印度代表繼續談到若干並非根據決議案的問題。第一，該代表促請注意該邦安全問題。關於該邦安全問題，兩決議案從未規定這是印度單獨擔負的責任。這是必須弄清楚的一點。我們——印度與巴基斯坦——均已承認我們雙方接受該二決議案。印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問題時所發表的第一次聲明中，強調指出印度不許任何人超出決議案規定及印度堅持嚴格遵守這些決議。我們贊同。我們應根據決議案行事。那末，兩決議案對於在未籌辦全民表決前查謨喀什米爾邦的安全，作何規定？各該決議案對這些問題規定至明。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分B節一、二兩段措詞如下：

“一。一俟委員會通知印度政府稱本決議案第二部分A節第二段所指之部落人民與巴基斯坦國民業已撤退時，印度政府對安全理事會所提出使印度軍隊進駐查謨及喀什米爾邦內之情勢，即告結束，其次，當巴基斯坦軍隊由查謨喀什米爾邦撤退時，印度政府同意按照與委員會協議之階段，開始自該邦撤退其軍隊主力。

“二。印度政府在不接受使查謨喀什米爾邦情勢獲得最後解決之條件以前，將在停火時的陣綫內保持最低數量之軍隊，此項軍隊須經委員會同意認為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秩序所必需者。委員會得派觀察員駐於必要地區。”

六〇。那些就是印度接受該決議案在這一階段上所承擔的義務。這個決議案以後還跟着另一個決議案，我此後將會談到。這兩個承擔下來的義務如下：其一，在委員會確知若干事實，並相應通知印度政府以後，印度政府就開始自查謨喀什米爾邦撤退其軍隊主力。在接受最後解決條件前，又有什麼規定？“……印度政府在停火時的陣綫內”——即是說在停火綫的印方——“應保持最低

數量軍隊”，但這不是由印度獨自決定，而是“經委員會同意認為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及秩序所必需者”。這個決議案與其他一個決議案，何曾賦予印政府權力或由印度政府保留權力，以自行確定在主力軍隊撤退之後，印度在所佔該邦地區內必須保存的軍隊力量？並沒有這個授權，也沒有這個決議案。

六一。印度的義務十分清楚，在接獲委員會通知時，開始撤退其軍隊主力，這是第一件事；其次，在停火綫內，保持最少數量的軍隊，此項軍隊數量，應經委員會同意認為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及秩序所必需的。此為第一點。

六二。現在，看看第二決議案如何規定？第二決議案——即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第四段(a)規定如下：

“在實施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一二兩部分之規定，並在委員會確知該邦已恢復和平情形後”——原案所稱委員會確知，現應為聯合國代表確知——“委員會與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而非印度政府——“應諮商印度政府決定印度與該邦軍隊之最終撤退辦法”不是“安置辦法”——“此項撤退自應適宜顧到該邦之安全與全民表決之自由。”

六三。上引規定顯明指出決定——無疑在諮商印度政府之後——留駐軍隊的責任，屬於委員會與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該委員會與總監將決定最終撤退印度與該邦軍隊的辦法。但在決定這個最後撤退——數量及位置等——時，他們“適宜顧到該邦之安全與全民表決之自由”。毫無疑問地，他們必須考慮印度政府對該邦安全所表示的意見，因為這是“諮商印度政府”而後決定的。他們也要考慮到關於全民表決自由所要提出的意見。在諮商印度政府及考慮該邦安全與全民表決自由之後，委員會與總監就可決定最終撤退辦法。

六四。在他一方面，根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分A第一、二兩段規定，情形當如下述：在部落人民已經撤退，可能為作戰進入該邦的巴基斯坦國民已經撤退，及巴基斯坦正規軍隊亦經同時撤退——開始撤退，但其後與印度軍隊主力同時撤退——在巴基斯坦方面，即自由喀什米爾境內，祇留下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充分實施後，情形便是如此。在自由喀什米爾方面，不會再有部落人民，

不會再有可能為作戰而進入該地的巴基斯坦志願軍，不會再有巴基斯坦正規軍；祇有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根據討論各決議案時委員會對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的清楚聲明，在那段期間此項軍隊維持不動。他們仍留現在地區。在停火綫的另一方，將留少數印度軍隊及該邦軍隊。

六五。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最末部分，規定全民表決事宜總監的工作。該總監會同委員會決定一方面——印度佔領的一方——印度軍隊與該邦軍隊的最終撤退；而根據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第四段(b)“關於八月十三月決議案第二部分A第二段所稱領土”——即自由喀什米爾領土——的規定，“該領土內軍隊之最終撤退，應由委員會與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諮商地方當局決定”。

六六。措詞是同樣的：在一方面，委員會與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應“諮商印度政府”決定該方面軍隊的最終撤退；在他一方面，委員會與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諮商地方當局”決定這一方面軍隊的撤退。

六七。我們知道一方面的軍隊為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它一方面的軍隊是所留人數有限——主力撤退以後——的印度軍隊及該邦軍隊。

六八。決議案的規定十分清楚。印度代表堅主必須嚴格遵守決議案。我們同意。我們過去已贊成二者擇一的辦法——我再聲明一次——我們願意如我剛才所說的，分兩部分嚴格實施該兩項決議案。第一部分為部落人民及可能為了作戰進入該邦的志願軍在休戰協定簽字後立即撤退，——事實上，我已說過各該軍隊實際業已撤退，我現不過重申這個義務，——巴基斯坦正規軍亦將開始撤退。當委員會確知部落人民已行撤退，巴基斯坦志願軍已行撤退，巴基斯坦軍隊亦已開始撤退時，印度政府就應開始撤退其軍隊主力。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實施完成時，巴基斯坦志願軍及部落人民軍隊當已撤退，巴基斯坦正規軍隊當已撤退，而在對方的印度主力軍隊亦當已撤退，在自由喀什米爾的一邊祇應留下自由喀什米爾軍；在印度所佔領土上祇留駐該邦軍隊及有限數量的印度政府軍隊，其數為“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及秩序所需者”——這是依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分B第二段的規定。

六九。於是，全民表決事宜總監開始工作。他跟着執行雙方軍隊最終撤退辦法：對於印度政府

一方“諮商印度政府”，同時“適宜注意該邦安全及全民表決之自由”，對自由喀什米爾一方，則為“諮商地方當局”。

七〇。這事全部十分明白。我們願意根據這個方式進行處理。

七一。我在未討論印度代表的發言以前，擬先討論——以免此後再來談及這些問題——她對於所謂我的提議的批評。理事會既有兩個決議案關於解除軍備的規定，這當是處理這個問題的適當時間。

七二。我已經說過——我現在試再澄清這個問題——關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印度所承擔撤退其軍隊主力的義務，困難發生於無法決定這個主力。我不去追溯三月九日的會議，以及印度拒絕提出它的提議的情形，因為已有紀錄可查，用不着再來重覆。困難在於不能確定主力。我說過印度本身已將這個主力確定。印度代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八日【第六〇八次會議】第一次向安全理事會發言時這樣說：

“由於我已提及的理由，並經專家慎重審度與估計後，印度政府得到一個結論，即至少需要二八，〇〇〇軍隊以執行其職責。但在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完全解散及解除武裝後，印度政府為進一步對解決問題有所貢獻起見，願意再減七，〇〇〇人，使成為二一，〇〇〇人之數，這個數目是絕不能再減的最低人數。我願意強調指出此數包括前該邦軍隊在內，不到停火時印度軍隊的六分之一。我應該更強調指出，此項軍隊將無裝甲武器或大炮一類的輔助武器。這個人數不多的軍隊，除負其他職責外，並負責擔任在對側就是侵略者的停火線的警務。這條綫有數百里長，並經崎嶇的山地。該軍又要防守查謨及喀什米爾邦的綿延邊界。看看地圖就明瞭該項軍隊所要擔任的任務的艱鉅。”

七三。我說根據上面這番話印度已提出它自己關於所需以執行其責任的軍隊人數的決定，如其明白指出的，此項責任包括停火綫的維持，該部的安全，及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及秩序。印度需要二八，〇〇〇人，此數包括該邦軍隊在內，且此項軍隊無需裝甲武器或大炮即能執行職責。

七四。主力的數量不應由印度政府決定，而應由委員會根據第二部分B第二段之規定決定。在主力撤退以後，印度在停火時的陣綫內得保持最

低數量的軍隊，此項人數須經委員會同意認為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及秩序所必需。

七五。我的意思是這樣：“我們並不堅持此數的決定應經委員會同意。我們願意接受印度本身關於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所指最低數量軍隊的估計——即是說，為遵守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B一、二兩段規定起見，我們將接受該項數字為印度政府認為維持法律秩序，保障安全及警備停火綫所需最低數量——即是說，二八，〇〇〇人。”

七六。印度立場還要更進一步。印度方面說：“等你們完全解散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並將其解除武裝後，我們還可再減少駐軍人數”。這是一個引起爭辯的問題，一個關於解釋的問題。我曾說：“讓我們在未發生爭辯前，至少儘可能根據協議實施各該決議案。當你開始討論解散自由喀什米爾軍隊，解除其武裝，與最後解決餘留的印度軍隊時，爭辯就要發生。我們目前暫不討論此事。”

七七。我們是否已經同意，印度以二八，〇〇〇人的最低數量軍隊，包括該邦軍隊在內，同時不得配備裝甲與大炮等武器，就能夠履行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所規的一切責任。我們認為這個數字太高，我們確信假使委員會要作這個決定，它可以把這個數字大為減低。但為要有所表示，證明我們雙方都願進行實施各該決議案，我們願認此項數字為印度政府在停火綫內所得保持以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秩序的最低數量軍隊。讓我順便地說，印度認為該項最低數量軍隊已足夠同時執行其他職責，這些職責印度誤以為根據決議案應由它單獨加以決定。這是不然的。可是，在目前印度確認二八，〇〇〇人足以應付一切，我們同意這點。我們再往前討論。

七八。就八月十三日決議案而言，這是擺在委員會前面的，其中並無秘密條款。決議案內並無一條規定，一個字表示在那個階段——我要強調指出報章所載情形略有失實之處——解除軍備不應就此告一段落。在這個決議案所規定並經雙方贊成的解除軍備的那個階段中，我們將根據決議案A節一、二、三各段規定辦理，印度須依據決議案B節一、二兩段規定辦理。印度已依據B節一、二兩段規定自行確定留駐人數為二八，〇〇〇人，我們接受這個數目。我們應進行實施決議案A節一、二兩段——A節，第三段與解除軍備無關——及B節一、二兩段。

七九。我在前次會議【第六〇九次會議】說過，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解散及解除武裝問題，祇有根據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第四段(b)分段才會發生。在已實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之後，全民表決事宜總監就應開始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是這樣規定的。那時，委員會由聯合國代表與全民表決事宜總監為其代表，根據第四段(a)分段規定，“與印度政府諮商，決定印度與該邦軍隊之最後處置”。

八〇。下文接着說“此項最後撤退應適宜注意該邦安全及全民表決自由”。我們表示同意。我們此外不要任何補充。在它方面，決議案稱“該領土上軍隊之最後撤退，應由委員會及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諮商地方當局予以決定”。我們並無其他要求。我們沒有在該決議案補充任何條款。我們願照此進行。

八一。全部討論中一再提出的一點是，印度決不違反該兩項決議案，以及我們必須遵守各該決議。我們同意。我們決不想違反該兩決議案而且我們願意嚴格遵守該兩決議案。使人不解的是這件事實，即印度繼續在說——彷彿兩條平行綫似的——一方面，我們必須遵守各決議案，它不能接受其他辦法。但要印度遵守這些決議案時，它就開始提出若干要求，這些要求都是決議案根本沒有規定，或在印度要求的那個階段中所沒有規定的。

八二。讓我們討論一下解散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問題。根據我在上次會議所宣讀的委員會報告書各段，證明在討論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八月十三日提案當時尚未成為決議案——時，委員會曾向印度總理明白表示：我們知道情勢危險。我們沒法謀得軍力平衡。根據我們的提案——這在當時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提案——印度方面應保留為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秩序所需有限數目的軍隊，及該邦軍隊。自由喀什米爾方面，祇留自由喀什米爾人民在其現有地位。巴基斯坦軍隊當行撤退，部落人民及志願軍當亦撤退。

八三。此種情形業向印度總理說明，他就根據這個意思，了解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提案的意義。委員會隨後對巴基斯坦政府說明，它在設法奠立那段期間的軍力平衡。在那一方，印度保留數量有限的軍隊，並當這段期間，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將不予以解散或解除武裝。

八四。八月十三日決議案中並無規定自由喀什米爾軍應當解散或解除武裝。委員會的說明也沒有這種規定。我們承認委員會曾經考慮到最後將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大規模解散及解除武裝問題。這是第二決議案第四段(b)規定的意義，即“該領土內——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之最後撤退，應由委員會及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諮商地方當局予以決定”。我們贊成那樣。我們決不食言。

八五。待那個階段到達時，委員會及全民表決事宜總監將決定雙方所留軍隊的最後撤退辦法。我們將接受他們一方面諮商地方當局它方面諮商印度政府所決定的辦法。

八六。印度再度想要提出使局勢愈增複雜的離奇辦法如下：它堅主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所規定的階段中，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應行解散並解除武裝。該決議案中那裏有此規定？委員會幾時曾向印度政府或巴基斯坦政府說過該決議案某項條款有此規定？反之，我曾經引委員會對雙方的清楚說明，證明在那個階段，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不予解散或解除武裝；該軍將保持原有地位。第四段(a)(b)兩分段內即此規定。

八七。印度對於“最後撤退”一語想要自加解釋。關於決議案第四段(a)(b)兩分段規定中“最後撤退”一語的意義，我不擬詳為辯論來耽延時間。我在此時所要說的話如下：第四段(a)載稱“印度與該邦軍隊之最後撤退”，第四段(b)載稱“該領土內——即自由喀什米爾領土內——軍隊之最後撤退”。

八八。除必要的改動外，分兩段的措詞完全相同。第四段(a)內“最後撤退”一語是甚麼意思，在第四段(b)內也是一樣的意思。此語在第四段(b)內的意思，與第四段(a)內該語意思相同。

八九。我現在不再多加辯論。我並不想對決議案作狹義或廣義的解釋。我願意我們進行實施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祇要委員會確知進入該邦作戰的巴基斯坦志願軍已經撤退，部落人民亦已撤退，並確知巴基斯坦軍隊業已開始撤退，印度就應依據與委員會的協議，分期開始撤退其軍隊主力。我們應該進行此項行動。這個行動會因難於確定印度軍隊主力及應保留的最低軍隊人數而暫中止。印度政府今已提出二八，〇〇〇數字，包括該邦軍隊在內。此項軍隊並不得配備裝甲武器及大炮。

九〇。這不是委員會的決定，而是聯合國代表的決定；我們願意接受這個決定，並根據這個決定行事。

九一。有一二問題曾經順便被人提出。有人說我們曾提議撤退我們的裝甲武器及大炮，但對方沒有提到此事。對方保留裝甲武器及大炮嗎？不問決議案的意義怎樣，我承認這是一個切題的考慮。對方撤退那種裝甲武器及大炮，自由喀什米爾方面也將撤回同樣的武器，祇要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具有這些配備。假使配備得有這些武器，就應作為上述行動的一部分，在未到解散的階段以前撤退。我贊同那種辦法。

九二。但是又有人說：自由喀什米爾人民的行動是由巴基斯坦軍隊節制，這些軍隊幾乎就是巴基斯坦軍隊的一部分。誠然，該軍行動是由巴基斯坦軍隊節制。巴基斯坦軍隊將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所規定的解除軍備階段撤退。巴基斯坦軍隊自該領土撤退之後，對於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行動即不復加以節制。該軍將由其本地軍官節制行動。因此，所稱對該軍行動繼續行使控制一節即不存在，此點應被認為已獲得圓滿解決。所有剩餘的軍隊將是由其自己軍官指揮且屬於地方當局權限下的自由喀什米爾軍隊，而該地方當局根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分 A 第三段規定，係由委員會予以監督。這沒有一點混淆的情形。我們並不一方面談願意實行決議案，接着又提出使決議案打折扣或完全無效的條件。

九三。我們的發言是認真的，我們準備實踐我們所說的話，即是說實施決議案的規定，關於駐軍人數問題即照印度本身所提出的數字辦理。

九四。說者又謂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留駐之事，並未有所規定。這點我接受；該軍應根據第四段(a)(b)兩分段處置。假使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諮商地方當局處理這一問題時，得到該軍祇保留五百人的結論；我們將不反對；我們將予同意。決定該軍最後撤退問題，應由委員會及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諮商地方當局辦理。同樣，假使全民表決事宜總監及委員會與印度政府諮商而得到一個結論，即在彼方所留二八,〇〇〇人中，譬如說祇保留一五,〇〇〇人而自由喀什米爾方面祇應留一,〇〇〇人，我們也將贊同此議。這有待他們諮商而後決定。他們將聽取雙方意見，然後獲得決定。該兩決議案中何曾規定或暗示單獨由印度政府決

定其不得再減的最少軍力，或純由巴基斯坦政府決定其應否撤退巴基斯坦軍隊？各該案何曾宣稱應由巴基斯坦政府或自由喀什米爾當局決定所留駐的軍隊人數？雙方都曾同意將此問題委託國際公正當局處理，由其聽取雙方意見再作決定。我們遵守這個辦法，無意加以變更。印度願否遵守這個辦法，有無加以變更之意？印度從何得到這個主意，說是由其決定保衛該邦安全所必需的軍隊數量，究竟要保留若干人，不能再減的最少軍力是多少？情形決非如此；印度知道其所同意的事情，假使說話算數，印度曾經同意在主力軍隊撤退之後，應由委員會及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諮商印度政府決定印度與該邦軍隊的最後處置，對於該邦安全及全民表決自由並予以適宜注意。我們無意輕視一件事實，即印度政府同樣贊成關於自由喀什米爾領土方面，該領土軍隊——即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最後處置應由委員會與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諮商地方當局予以決定。我們對於兩個決定都將接受；我們決不變卦。假使他們認為對方需要軍隊人數多過我們所設想的甚鉅，他們如這樣決定，我們也予接受。假使他們決定在自由喀什米爾方面所需軍隊人數遠在我們所認為必需數字之下，且認為這就可滿足實際情勢的需要，我們將接受他們所發表的意見，決不撤回我們的同意。印度是否願意也採取同樣態度？

九五。因此，我提出這個提議。印度本身提出了一個我們認為太高的數字，但是印度說需要二八,〇〇〇人，包括該邦軍隊在內，但不配備裝甲武器及大炮，以履行其各項責任。我們說可以這樣辦；這事未經委員會決定，但為使得解決有進展起見，我們同意此數。

九六。說者關於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又說，雖然此事將按第四段(b)分段處理，沒有人努力來滿足印度的願望，即在解除軍備的開始階段，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應行大量解散及解除武裝。印度說，它不願照第四段(a)的規定去辦，但要別人實行一月五日決議案第四段(b)規定。印度不願接受實施第四段(a)規定，困難始終就在乎此。

九七。在印度提出自由喀什米爾問題的時候，巴基斯坦設法滿足它的願望，並擬了一個辦法來符合此項願望。印度說我們將該邦軍隊算做印度方面的軍力，決議案內未有這個規定，但是，第四段(a)顯然載有此事。因此，鑒於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在第一個階段沒有包括進去，印度就拒



絕嚴格遵守規定，但在我們要將自由軍包括進去時——這使得印度方面必須再減人數——印度又不同意這樣辦理，並稱此事決辦不到。

九八。關於那點，我要把我們的立場表示十分明白，雖然決議案並沒有具體提到裝甲與大炮，印度代表曾經說起，他說該軍不應配有裝甲或大炮，因此極有理由要問對方的情形怎樣。這事應該是：他們方面如無裝甲或大炮，我們方面也不當有，雖然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現在或者仍有若干這種配備。

九九。還有一兩件附帶問題我願意一談。有人提及關於水的爭論。在分治以前，大部分灌溉水系流入西旁遮普，一小部分流入東旁遮普。那是事實，但是所沒有提到的是在該省分治以後，東旁遮普指出全盤灌溉系統係該省分治以前全省資源聯合創辦的。爲了地理上的原因，大部分水系流入西旁遮普，東旁遮普對於流到西旁遮普的超額灌溉水系，提出權利要求。此項超額業經確定，接着發生東旁遮普所應獲得的賠償數額問題。我們說應按投資比例將該項灌溉工程建造費用攤還東旁遮普，但是東旁遮普說，該項工程獲利甚鉅，若根據原來建造的費用確定其現有價值，這是不公平的。爲解決此項問題曾經設立一個法庭，該庭認爲對於該項流入西旁遮普的超額灌溉水系，東旁遮普有權獲得賠償，它應獲得爲原投資本兩倍的賠償額。那是印度應獲的賠償，十五條主要運河（其中十二條屬於一方，三條屬於他一方）的問題就此解決。印度接着要求委員會決定誰方應該得水。

一〇〇。印度宣稱西旁遮普是一個糧食過剩地區，東旁遮普是糧食不足地區。這在分治時是真實的情形，毫無疑問地，每一方所有的水源必須充分加以開發，但不應當爲了改善某一方的情況，而把它一方應得的東西拿走。這是有違分治所根據的基礎，有違國際法及 Sir Benegal Rau 本人主持委員會時所確定的原則。但是，我把此事撇開不論，因爲這不是安全理事會今天所處理的問題。但是我願意向理事會提出，由於印度政府所採取的行動，西旁遮普今天已是一個糧食不足的區域，東旁遮普正開始成爲糧食過剩區域，這是水流移轉的結果。同時，印度代表說國際銀行職員現正調查能否在這方面更多利用水流，而且不願一再提出的請求以及印度同意不妨礙水流供給的諾言，印度繼續建造其水利工程，其結果，印度在任何時間可把水引到他處，涓滴不到西旁遮

普及巴基斯坦。那些工程正在進行，新闢運河若干已經開放，結果我們所得水量愈來愈少。但是，我已說過這不是安全理事會現在討論的問題，我提及此事祇是表示西旁遮普人民心中及本政府心中，由於印度一九四八年四月發動攻勢使 Mangla 水閘感受威脅所引起的疑懼。

一〇一。我們聽說：“假使發生威脅，巴基斯坦調動它的部隊，那是一種蠻人的法律”。但是誰先實行蠻人法律的？我已向安全理事會敘述朱拿加所發生的事故。理事會知道海達拉巴的情勢，因爲那個問題也在議程之上，安全理事會曾經幾次聽到陳述。印度調動軍隊至朱拿加，將其佔據。印度調軍進入海達拉巴，將其佔領。印度調軍進入喀什米爾，佔據該邦大部分土地。誰在實行蠻人的法律？印度因爲是河流上游的所有者，能够控制水流，就截斷水流，使之他注。誰又在實行蠻人的法律？但是巴基斯坦報章及巴基斯坦人民必不可公開陳說這些事情：那是使印度不快的。這種情形使我記起一首詩，譯出大意如下：“假使我發出抗議的嘆息，我就要遭控告。他的殘殺行爲，沒有人提出抗議。”

一〇二。據說印度願意根據該兩項決議案進行談判，但不接受與這兩個基本決議牴觸的辦法。我們若不要求印度做任何與各該決議牴觸的事。正如我已說明的，我們所盼望的就是印度根據各該決議進行。這些關於侵畧、蠻人法律、種種痛苦的言論，誰也提得出來。不僅可以旗鼓相當地提出，而且可以把實際發生的情形較之對方還要說得更加生動。自從我最初向安全理事會發言時起，我已說過雙方都有令人惋惜的事件發生。想在這方面旗鼓相當是於事無補的。

一〇三。問題是：我們願意根據我們已達成的協議——經安全理事會贊成且以兩個決議案方式擺在世人眼前的協議——進行談判嗎？我們自來願意照此行事。假使印度也願意如此，我們可以採取下述任何一個辦法：我們可以嚴格實施決議案規定，讓聯合國委員會決定在解除軍備的第一階段，印度在其所佔該邦地區內所應保留的最低軍隊人數。印度軍隊的主力接着撤退。我們將接受這個決定。印度接受嗎？軍隊人數的決定自將諮商印度辦理。一旦人數決定以後，我們開始撤退我們的正規軍隊，印度也開始撤退其軍隊主力。此後就由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接手辦理。雙方餘留軍隊的最後處置由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決定。



我們願意接受那個辦法，這是依據對於該兩項決議案的嚴格解釋。

一〇四。假使果如我以前說過的，爲了某種理由，印度顧慮那個已經予以同意的情勢，對印度有些危險或威脅，而且假如印度認爲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應該大規模解散及解除武裝，作爲第一階段解除軍備的一部分，我們同樣願予接受——換言之，願意實施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第四段(b)的規定——但是必須同時實施第四段(a)的規定。

一〇五。我們對兩個辦法的任一項都不反對；我們願意根據其中一個辦法來進行磋商。我們已經接受所有過去提出來實現這些意見的計劃。

一〇六。我已經說明巴基斯坦對於安全理事會當前決議草案[S/2839]的立場。我現在祇補

充這點：假使在決議草案所規定的未來階段中。不幸不能達成協議，當事國雙方所應提出的報告，應扼要綜述該當事國在安全理事會發表的言論，或加以補充。

一〇七。我願意再度聲明，除保留我在上次發言所提出可使情勢改善及增進雙方達成協議可能性的意見外，我們願根據安全理事會當前決議草案進行談判。

一〇八。主席：鑒於時間過晚巴基斯坦代表的聲明當於本日午後三時會議開始時，再作法語傳譯。

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

S/PV.610

Printed in U.S.A

Price : \$ U.S. 0.30; 2/-stg.; Sw. fr. 1.2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53-39363-March 1954-110